

信仰的地图

如果按宗教重画世界，会得到七个世界——每条边界怎么来的

王建硕

费曼式写法 ·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

导读

如果按宗教重画世界，会得到七个世界——每条边界怎么来的

先做个小实验。找一张世界地图，把下面三样东西分别涂上颜色：

- 用拉丁字母（a b c）写字的国家，涂红；
- 用西里尔字母（Р П Ф）写字的国家，涂蓝；
- 用阿拉伯字母（从右往左写）的国家，涂绿。

涂完你会发现，这三块颜色的边界异常清晰。然后你再查一下这些国家历史上信什么教，会倒吸一口凉气：**红色几乎正好是天主教和新教，蓝色几乎正好是东正教，绿色几乎正好是伊斯兰**。字母的分界，就是宗教的分界。

这不是巧合。它是这本书想讲清的那件事的一个缩影——**我们习惯按国家看世界，但世界真正的接缝，是信仰划的。**

如果你把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的国界擦掉，换一支笔按宗教重画，整个地球会分成七个各自成一体「世界」：拉丁基督教世界、东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印度教世界、佛教世界、中华世界、犹太世界。这七块有各自的字母、历法、法律来源、对金钱的态度、家庭结构，以及处理「谁说了算」的办法。而它们的边界，大多是一千年前、甚至更早，被几件大事一刀一刀刻下的。

这本书会带你把每一条线走一遍：罗马帝国为什么东西分家，基督教会 1054 年怎么离的婚，1517 年北欧为什么翻脸，阿拉伯人如何一百年铺满半个世界，为什么印度教走不出印度、佛教却传遍东方，中华世界怎么把神管了起来，犹太人没有国土怎么撑了两千年，以及欧洲人的船如何把美洲和非洲重新上色。

最后，它要回答一个和你我都相关的问题：

到了 2026 年这个看似人人刷手机、谁也不怎么信教的世俗时代，这些一千年前画下的宗教边界，是不是还在悄悄决定着今天的战争、联盟、移民流向和哪里更富？

你不需要任何宗教知识就能读。读完，给你一张空白地图和一支笔，你应该能自己把这七个世界画出来，并讲清每一条边界背后的故事。我们从那条最古老的「母线」开始——把地中

海劈成两半的罗马帝国。

第一章 · 重画一张世界地图

我们习惯的世界地图，是按国家画的——一块一块的颜色，拼成一百九十多个国家。这张图很有用，但它骗了你一件事：它让你以为世界的接缝都在国界上。

可是打仗的地方、谈不拢的地方、移民最想去和最想逃的地方，常常不在国界上，而在另一条你看不见的线上。那条线，是信仰画的。

这本书想做一件事：把国界擦掉，换一支笔，按**宗教**重新画一张世界地图。画完你会发现，整个地球其实分成了七大块——七个各自成一体「世界」。它们有各自的字母、各自的历法、各自对钱的想法、各自处理「谁说了算」的办法。而这些块的边界，大多是一千年前、甚至更早就定下来的。

七个世界

先把这七块认个脸熟。后面每一章会专门拆一块，这里只给你一张鸟瞰图。

- **拉丁基督教世界**：西欧、整个美洲、澳大利亚。它内部又分两半——天主教（南欧、拉美、波兰、爱尔兰）和新教（五百年前从天主教里分出来的那一支，以德国北部、北欧、英国、美国为核心）。但两半共用一套拉丁字母（就是你现在看英文用的 a b c 这套），所以放在一个大世界里。
- **东正教世界**：俄罗斯、乌克兰、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两个精神中心——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和莫斯科。它们用西里尔字母（俄文那套，像 Р П Ф）或希腊字母，不用拉丁字母。
- **伊斯兰世界**：从大西洋边的摩洛哥，一路横过北非、中东、中亚，直到印度洋上的印尼，是世界上东西跨度最大的一块。内部有一道裂缝：多数的逊尼派和少数的什叶派（主要在伊朗、伊拉克），这道裂缝今天还在流血。它用阿拉伯字母。
- **印度教世界**：几乎只有一个国家——印度（加上尼泊尔）。十几亿人，却基本没走出这块次大陆。
- **佛教世界**：也分两半。东南亚（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柬埔寨）是上座部佛教，东亚（中、日、韩、越）历史上是大乘佛教。两边的佛，长得不太一样。

- **中华世界**：中国和深受它影响的东亚。它特别之处在于——这里没有一个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教会」，信仰一直被政权管着。
- **犹太世界**：它没有一块连成片的地盘（除了面积很小的以色列），而是两千年散在全球各地，却奇迹般地没有被同化掉。

大白话

所谓「世界」，不是说这块地方人人虔诚、天天祷告。恰恰相反，今天很多地方的人根本不怎么信了。但宗教像地基——房子早就翻修过几轮，住户也换了，地基却还在那儿，决定了墙能砌在哪、门能开在哪。这本书讲的就是地基，不是住户信不信。

一个最小的证据：翻脸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如果你觉得「信仰决定一切」听着像大话，先看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例子。

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说的几乎是同一种语言（语言学家叫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能直接对话，就像京腔和川普的差别。但塞尔维亚人用西里尔字母写，克罗地亚人用拉丁字母写。同一句话，写出来是两套字母。

为什么？因为塞尔维亚历史上是东正教，跟着拜占庭用西里尔；克罗地亚是天主教，跟着罗马用拉丁。同一种语言，被一条宗教的线从中间劈开，连字母都不一样了。1990 年代，这两拨人还为此打了一场惨烈的内战。

这就是这本书要反复给你看的东西：**一条宗教边界，能决定你用什么字母写字、过什么节、娶谁、怎么看待借钱收利息、甚至愿不愿意跟邻居开战。**而画这条线的人，可能早在一千年前就死了。

这些线是怎么来的

七个世界的边界，不是随机的，也不是自古就有的。它们是几件大事一刀一刀切出来的，后面的章节会逐个讲：

- **公元 395 年，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半**——西边说拉丁语，东边说希腊语。这是第一道裂缝，后面几乎所有的线都顺着它长出来。

- **1054 年，基督教会「离婚」**——罗马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互相开除对方，天主教和东正教从此是两家。
- **1517 年，一个德国修士把抗议钉在教堂门上**——天主教世界的北半边翻脸，新教诞生。
- **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人带着一个新宗教冲出沙漠**——几十年里铺满了半个旧世界。
- **15 世纪往后，欧洲人的船开向美洲、非洲、亚洲**——十字架跟着船走，把南美洲变成天主教、把菲律宾变成天主教、把非洲劈成南北两半。

五件事，画出了今天的大部分边界。记住这五个时间点，你就有了这张地图的骨架。

贯穿全书的那个问题

讲完七个世界、五道刻痕，这本书最后要回答一个你我都关心的问题：

到了 2026 年，一个看上去已经很世俗、大家都在用手机刷短视频的时代，这些一千年前画下的宗教边界，是不是还在悄悄决定着今天的战争、联盟、移民流向和哪里更富？

剧透一点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线，几乎压在东正教世界的内部裂缝上；欧盟的边界，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边界高度重合；中东那口气一直没顺过来，和逊尼-什叶那道一千三百年前的裂缝脱不了关系。古老的线没有消失，它只是脱下了宗教的外衣，换上了「文化」「文明」「认同」的说法，继续在地图上起作用。

所以，别把这本书当成宗教史。它是一本「世界说明书」：读完之后，给你一张空白地图和一支笔，你应该能自己把这七个世界画出来，并且说清楚每一条边界背后的故事。

我们从第一道裂缝开始——那个把地中海世界劈成东西两半的罗马帝国。

第二章 · 第一道裂缝：罗马分家

所有宗教边界里，有一条是「母线」——它最早出现，后面的线大多顺着它长。这条线不是哪个宗教画的，而是一个帝国在崩溃的路上，不小心刻下的。那个帝国是罗马。

要理解今天天主教和东正教为什么分家、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为什么各管一半欧洲，得先回到一件和宗教无关的事：罗马帝国太大了，一个皇帝管不过来。

一个帝国，两种语言

罗马帝国横跨地中海，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两种语言的拼装货」。西半边（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北非）说**拉丁语**；东半边（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说**希腊语**——因为那片地方早在罗马来之前，就被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过几百年了。

这条语言线，大致从今天的巴尔干半岛中间穿过。线以北、以西讲拉丁，以南、以东讲希腊。记住这条线，它后面会一次次冒出来。

大白话

打个比方：罗马帝国像一家同时在两个国家开厂的公司，一个厂讲中文、一个厂讲英文。平时还能统一开会，可一旦公司要散伙，裂缝必然顺着语言的接缝走——中文厂归一边，英文厂归一边。罗马就是这么散的。

三刀，把帝国劈成东西

帝国的东西分家，不是一夜发生的，是三刀砍出来的。

- **第一刀：戴克里先，公元 293 年。**这位皇帝发现帝国实在太太大，索性把行政权一分为四、东西各设一套班子来管。这是「东西两个罗马」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行政分界。
- **第二刀：君士坦丁，公元 330 年。**他在东半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建了一座新首都，起名君士坦丁堡（意思就是「君士坦丁之城」，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号称「新罗马」。从此东边有了自己的政治心脏，不必再仰望意大利的旧罗马。顺便说一句，也是这位君士坦丁，

第一个让基督教从被迫害的小教派变成帝国认可的宗教——宗教和帝国的命运，从他起就绑在一起了。

- **第三刀：狄奥多西，公元 395 年。**他死前把帝国分给两个儿子，一个管东、一个管西。这一次是永久的——从 395 年起，再没有一个皇帝同时管过东西两半。这一年，通常被当作罗马帝国正式分家的年份。

接下来两半的命运天差地别。**西罗马**撑了八十年，公元 476 年被日耳曼人推翻，碎成一地小王国——后来慢慢长成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的雏形。**东罗马**却没死，改头换面成了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后半生，首都一直在君士坦丁堡），又活了快一千年，直到 1453 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攻破。

这一点特别关键：**西边的罗马早早倒了，东边的罗马却长寿。**一边是政权真空，一边是政权硬挺。这个差别，直接决定了两边的教会走上完全不同的路——下一章会讲到。

教会，捡起了帝国的骨架

现在把宗教放进来。基督教是在罗马帝国的身体里长大的，等它长成气候时，正好赶上帝国东西分家。于是教会干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照着帝国的行政地图，搭自己的组织。**

帝国有行省，教会就按行省设主教区（一个主教管一片地方的教会，像一个行政长官管一个省）。帝国有几个最大的城市，教会就在那几个城市设最高级别的主教，叫牧首（又译「宗主教」，相当于一个大区的教会总负责人）。

问题就出在这里：**西半边只有一个超级大城——罗马，所以西边只有一个最高领袖，就是罗马主教，后来叫教皇（西方天主教的最高领袖，号称是圣彼得的继承人）。东半边却有好几个大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所以东边有好几个平起平坐的牧首，没有一个能像罗马教皇那样一言九鼎。**

大白话

这埋下了后来分家的种子：西边是「一个老板说了算」，东边是「几个合伙人商量着来」。一个要当全教会的最高领导，另一个觉得「凭什么你一家说了算」。一千年后，两边就为此吵翻了。

连《圣经》都是两种语言

语言的裂缝，也钻进了信仰的最核心。

东边的教会一直用希腊语——《新约》本来就是用希腊语写的，东边读原文毫无障碍。西边却越来越少人懂希腊了，于是公元 400 年前后，一位叫哲罗姆的学者把整本《圣经》翻成拉丁语，这个译本叫武加大译本（意思是「通俗版」，后来成了西方天主教一千多年的官方圣经）。

于是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局面：**西方基督徒读拉丁文圣经、做拉丁文弥撒；东方基督徒读希腊文圣经、做希腊文礼拜**。两边的神职人员慢慢连对方的语言都不太会了。信同一个上帝，却渐渐听不懂对方在念什么。

语言一分，文字就跟着分。拉丁语用拉丁字母，于是整个西方——以及后来被西方传教的美洲、非洲南部、澳洲——都用上了 a b c。希腊语用希腊字母，而东边后来向北传教时，为斯拉夫人新造了一套字母，就是西里尔字母（这事第五章细讲）。**今天欧洲那条「拉丁字母 vs 西里尔字母」的分界线，根子就是罗马帝国这条「拉丁语 vs 希腊语」的老线。**

这一章记住什么

一个帝国因为太大而东西分家，分家的缝顺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言线走。教会照着帝国的骨架搭自己，于是也被这条缝预先切成了两半：西边一个教皇说了算，东边几个牧首商量着来；西边用拉丁，东边用希腊。

这时候，两边还算一家人，只是渐行渐远。真正摊牌、正式「离婚」，还要再等几百年——那是下一章，公元 1054 年的事。

第三章 · 1054：一场教会的离婚

公元 1054 年 7 月 16 日，君士坦丁堡最大的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里，正要开始礼拜。一个从罗马来的使节，当着众人走到祭坛前，放下一纸文书，转身就走。文书上写着：罗马教皇开除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教籍。

几天后，牧首回敬了一份：开除罗马使节的教籍。

这两张纸，就是基督教世界「离婚」的离婚协议。西边从此叫天主教（意思是「普世的教会」，以罗马教皇为唯一首脑），东边叫东正教（意思是「正统的教会」，由各地牧首分治）。这场分家史称大分裂。一千年过去，这两家至今没复合。

大白话

要说明的是，1054 这一天只是把早就凉透的关系摊到了台面上，并不是那天两人突然翻脸。就像一对夫妻早已分居多年，某天才去办了手续。真正让裂痕无法愈合的，是一百五十年后的另一件事，后面讲。

吵的到底是什么

一个不信教的人看这段，最容易犯的错是以为他们在吵「信不信上帝」。不是。两边都信同一个上帝、同一个耶稣、同一本《圣经》。他们吵的是三件在外人看来很细、却致命的事。

第一件：谁说了算

这是最根本的。上一章说过，西边只有罗马一个最高领袖，东边有好几个平级牧首。罗马教皇认为：我是圣彼得的继承人，全世界的教会都得听我的。东边的牧首说：你最多算「平辈里排第一」，有面子没特权，凭什么管到我头上？

这不是小事。它是一个一直到今天都没解的问题：**一个宗教，到底该有一个说一不二的最高权威，还是该由大家平等协商？**天主教选了前者——一个教皇，金字塔结构；东正教选了后者——各国教会各自独立、地位平等，谁也不统领谁。这个选择，后面会一路影响到两个世界的政治性格。

第二件：一个词

信仰的核心有一句《信经》（基督徒公认的信仰纲要，像一份「我们信什么」的声明）。原文说圣灵「从圣父而出」。西方后来自作主张，加了三个字：「从圣父**和圣子**而出」。这三个字拉丁文是 **filioque**，意思就是「和圣子」。

东边炸了：共同的信仰声明，你凭什么不开会商量就自己改？在东边看来，这既是神学错误，更是态度问题——又是「我说了算」的老毛病。**filioque** 这个词，成了一千年吵不完的官司。

第三件：面包

还有些看起来鸡毛蒜皮、却谁也不让步的事。比如圣餐用的面包：西边用**无酵饼**（不发酵的死面饼），东边用**有酵饼**（发过酵的馒头式面包）。为这事也能吵起来——因为在双方眼里，这不是面包的问题，是「到底谁做得对、谁偏离了正道」的问题。

大白话

说白了，1054 吵的核心只有一个：权力。「谁说了算」是主菜，**filioque** 和面包是摆上桌的证据。只要「谁说了算」谈不拢，别的分歧就都成了开火的借口。

压垮关系的那一下：1204 年

如果只有 1054 那两张纸，说不定几百年后还能和好。真正让东正教对西方彻底寒心的，是 1204 年。

那一年，一支本该去打穆斯林、收复圣地的西方十字军（打着宗教旗号的武装远征队），走到半路缺钱，竟掉头攻打并洗劫了同为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堡。自家兄弟把东正教的首都抢了个底朝天，烧杀抢掠，连教堂里的圣物都搬空运回了西欧。

从这一刻起，东正教世界对天主教的记忆，从「一场神学争吵」变成了「他们抢过我们的家」。感情上的裂痕，比任何神学分歧都更难缝合。直到今天，俄罗斯、希腊看待西方，心底都还压着这笔旧账。

离婚之后，地图变成什么样

这一分，欧洲的信仰版图就定型了，大致沿着上一章那条罗马老线：

- **天主教**占了西欧、中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南部、波兰、爱尔兰。它跟着拉丁语、拉丁字母走。
- **东正教**占了东南欧和东欧——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后来皈依的俄罗斯、乌克兰。它跟着希腊语和西里尔字母走。

这里有个关键区别，记住它，后面好几章都要用：**天主教是「一个中心」**——不管你是哪国人，头顶都是罗马那一个教皇。**东正教是「一国一教会」**——希腊有希腊正教会、俄罗斯有俄罗斯正教会、塞尔维亚有塞尔维亚正教会，每个都自己管自己，专业的说法叫自主教会（意思是「自己做自己的头」，不受别国教会管辖）。

大白话

这个差别后果很大。天主教的教皇在罗马，不归任何一个国王管，所以欧洲历史上长期是「教权和王权两股力量互相较劲」。而东正教是一国一教会，教会很自然地和本国的皇帝/沙皇绑在一起、听命于他。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东正教地区容易出现大权独揽的强人——这颗种子，第十四章会专门展开。

这一章记住什么

基督教在 1054 年正式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表面吵的是「和圣子」这个词、用什么面包，根子是「谁说了算」：一个要唯一权威，一个要平等协商。1204 年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让这道裂缝再也合不上。

从此西欧是「一个教皇」的天主教世界，东欧是「一国一教会」的东正教世界。两个世界共用一本圣经，却从此分道扬镳——一个将会孕育出后来的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另一个将会孕育出沙皇和强人。下一章，我们看天主教世界内部自己又裂了一道缝：1517 年的宗教改革。

第四章 · 1517：钉在门上的抗议

东正教走了之后，天主教独占了整个西欧，一个教皇说了算，过了将近五百年太平日子。然后，在 1517 年，它自己内部炸了。

这一炸，把西欧从中间劈成南北两半：南边继续天主教，北边变成新教（意思是「抗议者的教会」，从天主教里分出来、不认教皇的那一支）。这条南北线，比前面任何一条都更深刻地改变了后来的世界——因为它直接牵连到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最早工业化、最早变富的，偏偏是北边？

导火索：卖赎罪券

故事要从一笔生意说起。当时罗马教廷想翻修圣彼得大教堂，缺钱，于是在欧洲大卖一种东西，叫赎罪券（花钱买一张纸，据说能减免你或亲人在死后「炼狱」里受罚的时间）。推销员走街串巷，有句广告词流传很广：「钱币叮当落进钱箱，灵魂当即跳出炼狱。」

在德国的一个大学城维滕贝格，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修士兼神学教授，看不下去了。1517 年 10 月 31 日，他写下九十五条反对意见（史称九十五条论纲），据说钉在了教堂大门上，公开质问：救赎是上帝的恩典，凭什么能明码标价拿钱买？

大白话

这事的关键不在「券」本身，而在它戳破了一个权力机制：如果天堂的门票可以由教会卖，那就等于教会握着每个人死后的命运。路德等于在问——教会凭什么当这个中间商？你和上帝之间，为什么非得隔着一个收费的罗马？

路德真正主张的三件事

路德捅的不是一个马蜂窝，是整座蜂巢。他的几条主张，每一条都在拆天主教的承重墙：

- **只靠信，不靠买。** 人得救，靠的是对上帝的信，不是靠花钱、做仪式、攒善功。这一刀砍掉了赎罪券，也砍掉了教会「卖救赎」的生意。

- **只认《圣经》，不认教皇。**信仰的唯一权威是《圣经》本身，不是教皇说了算、也不是教会一千年攒下的那些规矩。这一刀，直接废了教皇的最高地位。
- **人人都能直接找上帝。**不需要神父当中间人——每个信徒自己就能读经、祷告、面对上帝。这一刀，削掉了整个神职阶层的垄断特权。

你看出来没有？这三刀砍的，又是上一章那个老问题——「**谁说了算**」。1054 年东正教说「不该一个教皇说了算」，走了；1517 年路德说「连教皇都不该有、每个人自己对上帝负责」，又走一批。西方基督教一次次分裂，核心争的始终是权威该放在哪儿。

为什么这次没被压下去：印刷机

历史上挑战教会的人不少，大多被当异端烧死了，激不起水花。路德为什么成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答案是：**他赶上了印刷机。**

就在几十年前，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路德的小册子和德文《圣经》，几星期就能印几千份，传遍德意志。教会还没反应过来，他的思想已经人手一本。

大白话

这是本书反复出现的一个规律：**一个思想能不能画出一条世界边界，往往取决于它搭上了什么技术。**印刷机之于新教，就像后来轮船之于殖民传教（第十一章）。没有印刷机，路德可能只是又一个被遗忘的异端。

关键问题：为什么是北边翻脸，南边不翻？

这是这一章最值得想的问题。同样是天主教徒，为什么德国北部、北欧、荷兰、英国倒向了新教，而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岿然不动？答案不全在信仰，更在政治和地理。

- **离罗马越远，管得越松。**意大利、西班牙就在教皇眼皮底下，异端很快被镇压。北边天高皇帝远，新思想有喘息的空间。
- **北边的诸侯想甩开罗马。**当时德意志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一大堆各自为政的诸侯领地。这些诸侯早就烦透了把税金源源不断送去罗马、还得听教皇的。新教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借口：改信新教，就能名正言顺地不再向罗马交钱，顺手把本地教会的大片田产没收归自己。**对很多诸侯来说，这首先是一笔划算的政治生意，其次才是信仰。**

- **南边有「反击」。**天主教这边也没坐以待毙，发起了反宗教改革（天主教为了对抗新教而自我整顿、并全力镇压异端的运动），在西班牙、意大利靠宗教裁判所把新教苗头掐灭。

最后，1555 年双方打累了，签了个和约，定下一条著名的规矩：教随国定——一个地方信什么教，由它的君主决定（原话是「谁的地盘，信谁的教」）。诸侯信新教，他治下的百姓就是新教；君主信天主教，百姓就是天主教。

这一条，等于用法律把宗教地图**冻结**了。此后几百年，欧洲南北这条新教-天主教的线，基本就停在了 1555 年君主们站队的位置上。直到今天，德国北部偏新教、南部偏天主教，源头就在这里。

新教不是一个教，是一窝

还有一点要澄清：新教不像天主教那样是铁板一块。它一开始就分了好几支，因为「每个人自己读圣经」的逻辑，必然读出不同结论：

- **路德宗**：路德这一支，扎根德国北部和北欧（瑞典、挪威、丹麦、芬兰）。
- **加尔文宗**（又叫归正宗）：另一位改革者加尔文的一支，强调勤奋、节俭、天职，传到瑞士、荷兰、苏格兰，以及后来去北美的清教徒。**这一支和后来「新教为什么先富」的关系最大，第十三章细讲。**
- **圣公会**：英国的国教。它的起因很特别——英王亨利八世想离婚，教皇不批，他一怒之下干脆把英国教会从罗马独立出来、自己当头。信仰倒在其次，根子是国王要摆脱罗马的控制。

这一章记住什么

1517 年，路德因反对卖赎罪券，掀起宗教改革，把西欧劈成南边天主教、北边新教。表面是神学之争，骨子里还是「谁说了算」——这次连教皇都不要了。印刷机让它没被扑灭；而北边翻脸、南边不翻，一大半是诸侯想甩开罗马、没收教产的政治算盘。1555 年「教随国定」把这张图冻结至今。

至此，基督教世界的三大块——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全部就位。欧洲这张宗教拼图，骨架算是画完了。接下来我们换个视角，不看教义，看一个更实在的东西：**字母**。为什么欧洲用三套不同的字母，而这三套字母的分界，恰好就是这三大块的分界。

第五章 · 字母跟着神走

前面四章讲的都是教义和权力，有点抽象。这一章换个最实在的东西——**你用什么字母写字**。

这是全书最直观的一条证据：如果你把世界上各种文字用的字母标在地图上，你会得到一张图；再把世界各大宗教标上去，会得到另一张图。这两张图，几乎完全重合。**字母不是跟着语言走的，是跟着神走的。**

三套字母，三个世界

先看欧洲和中东这块，主要就三套字母，各管一个宗教世界：

- **拉丁字母**（a b c 这套）：天主教和新教世界。因为西方教会用拉丁语、拉丁文圣经，信它的地方就都用拉丁字母——西欧、后来被殖民传教的美洲、非洲南部、澳洲、菲律宾。
- **西里尔字母**（P П Φ 这套）：东正教的斯拉夫世界——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 **阿拉伯字母**（从右往左写的那套）：伊斯兰世界——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

希腊自己还保留着古老的**希腊字母**（东正教，但语言特殊，没换成西里尔）。这四套字母的边界，就是基督教三大块加伊斯兰的边界。

西里尔字母：一套为传教而生的字母

西里尔字母的来历，最能说明「字母跟着神走」。

公元 9 世纪，拜占庭（东正教）派了两个传教士——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俩，去给东欧的斯拉夫人传教。可斯拉夫语没有文字，没法翻译圣经、做礼拜。怎么办？**两人干脆给斯拉夫语从头造了一套字母**。他们的弟子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整理出一套更好用的，为纪念西里尔，就叫它西里尔字母——沿用至今的正是这一套。

停下来体会一下这件事有多奇特：一个民族的文字，是外来传教士为了方便他们读圣经而造出来的。字母打从娘胎里就是宗教的工具。所以哪个斯拉夫民族接受了东正教，就连带接受了西里尔字母——这是一个打包套餐。

同一种语言，被信仰劈成两套字母

如果字母只是跟着语言走，那说同一种话的人就该用同一套字母。但事实一次次打脸。下面三个例子，都是「同一种语言，被宗教从中间劈开」。

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

第一章提过：这俩几乎是同一种语言，但塞尔维亚（东正教）用西里尔、克罗地亚（天主教）用拉丁。宗教不同，字母就不同。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这个例子更震撼。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老百姓日常说的话高度相通，语言学上本是同一种口语。但是：

- 印度这边（印度教为主）叫它印地语，用源自梵文的天城体字母书写；
- 巴基斯坦那边（伊斯兰）叫它乌尔都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两边人面对面能聊天，写下来却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文字，还成了两个国家、两种国族认同的招牌。一种口语，被印度教和伊斯兰两个世界各拉走一半，连名字带字母都分了家。

罗马尼亚语和「摩尔多瓦语」

罗马尼亚语是拉丁语的后代，天然该用拉丁字母（罗马尼亚虽是东正教，但认祖于古罗马，坚持用拉丁字母）。可它旁边那个讲同样语言的摩尔多瓦，苏联时期被强行改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用字母把它从「罗马世界」掰向「俄语世界」。苏联一散，摩尔多瓦立刻改回拉丁字母。**换字母，就是换阵营。**

字母是一面旗：土耳其的故事

最能说明「字母是一种政治表态」的，是土耳其。

奥斯曼土耳其是伊斯兰大国，几百年来一直用阿拉伯字母写土耳其语。1920 年代，国父凯末尔要把土耳其从一个伊斯兰帝国改造成一个面向西方的世俗国家。他做的最狠的一件事，就是在 1928 年**一夜之间废掉阿拉伯字母，全国改用拉丁字母**。

大白话

这一刀下去，效果是双重的。对外：拉丁字母是「我要加入西方」的旗帜。对内更狠——老百姓一夜之间读不懂几百年的旧书、旧宗教文献了，等于强行切断了和伊斯兰传统的脐带。换一套字母，就是换一个文明归属。字母从来不只是写字的工具，它是你插在身上的一面旗。

中亚那几个「斯坦」国家也一样：历史上用阿拉伯字母（跟伊斯兰），苏联时期被改成西里尔字母（跟莫斯科），苏联一垮，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又纷纷转向拉丁字母（向西看）。它们换的不是写法，是站队。

一个例外，反而证明了规律：越南

有人会问：越南在中华-佛教文化圈，怎么用拉丁字母？这恰恰印证规律。越南本来用汉字，17 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为了传教方便，给越南语设计了一套拉丁拼音；后来法国殖民者大力推广，拉丁字母就定了型。

你看，还是老规律：**谁来传教、谁来殖民，就带来谁的字母**。越南的拉丁字母，不是因为它属于西方，而是因为天主教传教士和法国人先后到了那里——和南美洲、菲律宾用拉丁字母是同一个道理。

这一章记住什么

字母不跟着语言走，跟着宗教走。拉丁字母跟天主教和新教，西里尔字母跟东正教，阿拉伯字母跟伊斯兰——西里尔字母干脆就是东正教传教士为传教而造的。同一种语言（塞-克语、印地-乌尔都语、罗马尼亚-摩尔多瓦语）会被不同宗教劈成不同字母；而土耳其、中亚换字母，换的就是文明站队。

所以下次你看到一种陌生文字，先别管它念什么——光看它用哪套字母，你就能八九不离十地猜出：这片土地，历史上信的是哪个教。字母，是宗教留在地表最清楚的一道刻痕。

基督教世界讲完了。下一章，我们掉头向南，去看那个东西跨度最大、也最被误解的世界——伊斯兰。

第六章 · 新月的世纪

看地图上的伊斯兰世界，第一反应应该是惊讶于它的长：西起大西洋边的摩洛哥，一路横过北非、中东、中亚，直到太平洋边上的印度尼西亚。东西跨了大半个地球，是七个世界里横幅最宽的一块。

更惊人的是它铺开的速度。这片横跨三大洲的信仰版图，骨架是在短短一百年里砸出来的。

一百年，半个旧世界

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穆斯林相信他是上帝派来的最后一位先知），公元 622 年带着信众从麦加迁到麦地那——这一年被定为伊斯兰历的元年，可见它多重要。到 632 年他去世时，影响还只在阿拉伯半岛。

然后，奇迹般的事发生了。他死后的几十年里，阿拉伯军队冲出沙漠：

- 向北，几年内拿下叙利亚、巴勒斯坦，从拜占庭手里夺走；
- 向东，灭掉了存在上千年的波斯帝国，一直推到中亚和印度河；
- 向西，横扫埃及和整个北非，公元 711 年渡海攻入西班牙，直到 732 年才在法国南部被挡住。

一百年时间，一个新宗教从一座沙漠小城，铺成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版图。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信仰扩张得这么快、这么广。

为什么这么快？

一个理工脑子会立刻问：凭什么？沙漠里出来的一群人，怎么几十年就打穿了两大帝国？原因是几股力叠在了一起：

- **两个老帝国正好打残了。**当时的拜占庭和波斯，刚刚互相死磕了几十年，两败俱伤、精疲力竭。阿拉伯人来的时候，等于踹开了两扇本就摇摇欲坠的门。
- **信息简单、动员力强。**伊斯兰的核心信条极其简洁——「除了真主，再无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一句话就能说清，容易传、容易让人团结起来拼命。

- **它不强迫你改信。**这点反直觉，却是关键。阿拉伯人打下一地，对基督徒、犹太人这些「有经书的人」（指同样信一本圣书的宗教），通常不逼他们改教，只要多交一种税就行。

大白话

最后一条特别值得体会。不逼人改信，反而让征服更顺——被征服的人没有拼死抵抗的理由，日子照过。而不改信还得多交税，久而久之，很多人为了免税、为了往上走，自愿改信了伊斯兰。**用税收的温水，比用刀更有效地完成了皈依。**这是「扩张快」和「皈依深」能并存的秘密。

东头那一半，是生意做出来的

这里要纠正一个常见误解：以为伊斯兰世界全是打出来的。恰恰相反，它最东边、也是今天人口最多的那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基本不是靠军队，而是靠生意铺过去的。**

阿拉伯和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几百年里沿着印度洋的海上商路做买卖，走到哪把信仰带到哪。当地的港口城市、国王为了融入这张庞大的贸易网络，慢慢接受了伊斯兰。所以今天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中东国家，而是远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

记住这个对照：**伊斯兰世界的西半边是刀铺的，东半边是船和算盘铺的。**这和第十一章基督教「十字架跟着船走」，是同一个道理的两个版本。

那道一千三百年的裂缝：逊尼与什叶

伊斯兰世界内部有一道大裂缝，今天中东的许多冲突都压在它上面。它从哪来？答案和基督教那几次分裂惊人地相似——**又是「谁说了算」。**

穆罕默德 632 年去世，没留下明确的接班人。谁来当这个共同体的头（叫哈里发，意思是「先知的继承人」）？立刻分成两派：

- **一派**说：应该从共同体里挑一个最有能力、大家公认的人来当。这一派后来叫逊尼派（意思是「遵循先知惯例的人」），今天占全球穆斯林的八九成，是绝对多数。
- **另一派**说：不行，领袖必须是穆罕默德的血亲，应该由他的堂弟兼女婿阿里、以及阿里的后代来继承。这一派叫什叶派（意思是「阿里的追随者」），是少数。

翻译成大白话：逊尼派信「贤者上位、共同体公推」，什叶派信「血脉正统、必须是先知家的人」。一个看能力，一个看血缘。这个分歧，和基督教「教皇该不该一个人说了算」是一类问题——都是宗教创立者走后，权力如何传递的死结。

卡尔巴拉：裂缝变成血仇

本来只是政见不同，公元 680 年一件事把它变成了永久的血仇。阿里的儿子侯赛因（也就是穆罕默德的外孙）带着少数随从，在今天伊拉克的**卡尔巴拉**被当权的逊尼派军队包围、杀害。这场惨剧成了什叶派的精神原点——每年他们都会隆重哀悼，捶胸痛哭，纪念这位殉难的圣裔。

从此，什叶派有了一套以「受难、不公、为正义牺牲」为核心的情感底色，和占多数、掌权更久的逊尼派，走上了不同的精神道路。

这道裂缝今天在哪

一千三百年过去，这道线清清楚楚地画在今天的地图上：

- **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伊朗（什叶派的大本营）、伊拉克、巴林、阿塞拜疆。黎巴嫩、也门有大量什叶派人口。
- **其余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是逊尼派——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等等。沙特是逊尼派的旗手。

于是今天中东最大的地缘对抗之一——沙特和伊朗的较量，底层就是逊尼和什叶这道一千三百年前的裂缝。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的许多乱局，都能在这条线上找到影子。**一场一千三百年前关于「谁该接班」的争吵，至今还在决定导弹往哪飞。**这正是本书最后要回答的那个问题的预演。

这一章记住什么

伊斯兰在穆罕默德死后一百年里，靠两大帝国内耗、信息简洁和「不强迫改信、只多收税」的巧劲，从沙漠铺成横跨三洲的世界；而最东边的印尼、马来西亚是商人用生意铺过去的。

它内部那道逊尼-什叶的裂缝，根子还是「谁说了算」——看能力还是看血缘——680 年卡
尔巴拉的惨案把它变成血仇，至今仍在中东流血。

讲完这个横跨最广的世界，下一章我们走进一个正相反的世界——它人口十几亿，却几乎没
走出一块次大陆。那就是印度教的世界。

第七章 · 恒河边的世界

上一章的伊斯兰，是横跨三洲的世界。这一章正相反：一个有十二亿信徒的宗教，却几乎装在一个国家里。这就是印度教的世界——它的信徒多到排世界第三，地盘却小到基本就是印度这一块次大陆。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铺满半个地球，一个困在一国之内，差别到底在哪？这一章要讲清这件事，它会顺带解开一个更大的谜：**为什么有的宗教天生要往外传，有的宗教天生待在家。**

一个没有「第一天」的宗教

前面几个宗教都能找到一个创始人、一个起点：基督教有耶稣，伊斯兰有穆罕默德，连佛教都有释迦牟尼。印度教没有。

印度教（指印度本土那一大套信仰、习俗和社会制度的总和）没有创始人，没有「成立」的那一天，也没有一本像《圣经》《古兰经》那样唯一的经书，甚至没有一份人人必须认同的信条。它是几千年里，古印度的各种信仰、神祇、仪式、社会规矩慢慢长在一起的一大团东西。

大白话

更有意思的是，「印度教」这个名字都不是他们自己起的。「印度」一词源自印度河（梵语 Sindhu），本是波斯人、后来英国人对「印度河以东那些人信的东西」的一个统称。换句话说，是**外人**先把这一大团说不清的信仰打了个包，贴上「印度教」的标签。它本身更像一种活法，而不是一个有边界的「教」。

种姓：把人钉在出生上

要理解印度教为什么走不出去，先得认识它的社会骨架——种姓制度（按出生把人分成高低不同、世代不变的等级）。

传统上，人大致分四大等级：祭司（婆罗门）、武士与统治者（刹帝利）、商人（吠舍）、劳动者（首陀罗）；四等之外还有被视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今天多称达利特）。你生在哪个

等级，这辈子基本就是哪个等级，干什么活、能和谁通婚，出生那一刻就定了大半。

支撑这套制度的，是轮回（人死后灵魂会投胎重来）加业（你的行为会累积成果报，决定下辈子投生到哪）的观念：这辈子认命守本分，是为了下辈子投个好胎。

大白话

关键就在这儿：**印度教不是「信」出来的，是「生」出来的**。你不是因为认同某套教义才成为印度教徒——你是生在某个种姓、某个社群里，自然就是了。这和基督教、伊斯兰「只要你愿意宣誓相信，就能加入」完全是两种逻辑。

关键区别：拉人入教，还是生而为教

现在能回答开头的谜题了。宗教大致分两类：

- **普世型宗教**：相信自己的真理对全人类都成立，有强烈的「把好消息传给所有人」的冲动，谁都能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是典型——它们派传教士、打圣战、办学校，拼命拉人入教。所以它们铺满了全球。
- **族群型宗教**：和一个特定民族、土地、社会结构长在一起，你一般只能「生」进去、不能「加」进去。印度教是典型——它根本没有「去说服外人改信」这个念头。

印度教走不出去，不是因为它不够好，而是因为**它压根不想出去、也没法让外人进来**。它和种姓、和印度这片土地的社会结构绑死了。把印度教搬到别的地方，就像把一棵大树连根带土挪走——离了那片土，它活不成。

还有一道「海水禁忌」

更有意思的是，传统上高种姓的人**渡海出远门是犯忌的**——会「失去种姓」、变得不洁。这叫「黑水禁忌」。你想，连信徒本人出国都算冒犯，这个宗教怎么可能派人漂洋过海去传教？这道禁忌，等于从物理上把印度教锁在了次大陆上。

那它真的一步没出过吗

也不是完全没有。古代印度的文化曾随商人和国王向东南亚辐射过——柬埔寨的吴哥窟，本是一座印度教神庙；印尼的巴厘岛，至今仍是一座漂在穆斯林海洋里的印度教孤岛。但这些

多是古代作为「高级文化」被当地王室借用，后来大都被佛教、伊斯兰覆盖掉了，没能长成一个自我维系的印度教「世界」。

近代也有大批印度人移居海外——毛里求斯、斐济、特立尼达、英国、海湾国家都有庞大的印度教社群。但注意：这是印度人**把自己的信仰带了出去**，不是印度教去**把当地人变成了信徒**。所以直到今天，全球印度教徒的九成以上，仍然住在印度。它依旧是一个装在次大陆里的世界。

这一章记住什么

印度教没有创始人、没有唯一经书，连名字都是外人起的——它是几千年长成的一整套活法，和种姓、轮回、业的观念死死缠在一起。正因为它是「生而为教」而非「拉人入教」，又有渡海的禁忌，它从没有、也无意铺向世界，始终困在印度这块次大陆。

这就带出了一条贯穿全书的分类法：**普世型宗教（基督教、伊斯兰）往外扩张、争夺全球；族群型宗教（印度教，以及下下章的中华信仰、第十章的犹太教）各守一方**。一张宗教世界地图，一大半就是这两种冲动此消彼长画出来的。

下一章，我们看另一个发源于印度、却和印度教命运完全相反的宗教——它从印度出发，分成两条路，铺满了整个东方。那就是佛教。

第八章 · 佛的两条路

佛教和印度教是一对双胞胎般的对照。它们都生在印度，共享轮回、业这些概念。可命运截然相反：印度教几乎没出过家门，佛教却铺满了整个东方——斯里兰卡、泰国、缅甸、中国、日本、韩国，到处是佛寺。更吊诡的是，佛教几乎在它的出生地印度绝迹了。

这一章要讲两件事：佛教为什么能走出去，而印度教不能；以及它走出去时，为什么分成了很不一样的两条路——东南亚的佛和东亚的佛，其实不是同一个佛。

为什么佛教能传，印度教不能

答案上一章已经埋好了：佛教是**普世型**宗教，印度教是**族群型**宗教。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本是约两千五百年前古印度的一位王子，觉悟后被尊称为「佛陀」，意思就是「觉悟了的人」）干了一件革命性的事：他宣称，**解脱和你生在哪个种姓无关**。无论婆罗门还是贱民，只要照着方法修行，人人都能觉悟、脱离苦海。

大白话

这一句话，就把印度教那套「生在什么种姓定终身」的铁律给废了。佛教不看你的出身，只看你愿不愿意修行——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加入**。一个不看血统、向所有人敞开的宗教，天然就能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地传出去。印度教走不出去的那道锁（种姓、出身、海水禁忌），佛教从一开始就没上。

公元前 3 世纪，印度出了位叫阿育王（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皈依佛教后大力弘法）的君主，派僧人四面八方去传教。佛教就此踏上了向外扩张的路。

两条路，两个佛

佛教往外传，走了两条方向相反的路，沿途变成了两种气质很不同的佛教。

南传：上座部，向南走

一条路向南，先到斯里兰卡，再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这一支叫上座部佛教（意思是「长老们的教导」，也叫南传佛教）。它的性格是**保守、严格、忠于原味**：

- 尽量保持佛陀当年教的样子，不轻易改动。
- 强调**靠自己**修行解脱——自己的苦自己了，佛陀只是指路的老师，不是能保佑你的神。
- 以出家僧人为核心，在家人主要靠供养僧人、积累福报。

今天你去泰国、缅甸看到的满街橙色袈裟的和尚、清晨沿街化缘的队伍，就是上座部的样子。

北传：大乘，向北走

另一条路向北，沿着丝绸之路翻过中亚，进入中国，再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越南。这一支叫大乘佛教（意思是「大的渡船」，也叫北传佛教）。它晚一些出现，性格正相反——**开放、灵活、面向所有人**：

- 核心理想不是自己一个人解脱，而是**菩萨**——一种宁可自己先不成佛，也要留下来帮所有众生一起解脱的角色。观音菩萨就是最有名的一位。
- 它承认很多佛、很多菩萨，信徒可以向他们祈求保佑——这就比「全靠自己」亲切多了，更像一种可以依靠的信仰。
- 它特别能**入乡随俗**，到哪就和当地文化融合。

大白话

一句话记住两者区别：**上座部像「自助」——自己的解脱自己修；大乘像「摆渡」——有菩萨开着大船，要把所有人一起渡过去。**一个严守原味、靠自己，一个灵活亲民、靠帮扶。路不同，到岸的佛也就不同了。

为什么一个向南严格、一个向北灵活？

这里有个值得想的因果：为什么偏偏是灵活的大乘传到了东亚，严格的上座部留在了东南亚？

一半是路线决定的——向南走海路和陆路到斯里兰卡的，正好是较早、较保守的一支；沿丝绸之路向北的，是较晚、更灵活的一支。另一半是「灵活」本身的威力：大乘特别能和当地文化勾兑。它传到中国，就和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搅在一起，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演化出禅宗这种极具中国味的流派。**正因为它肯变、肯融合，才能在文化深厚的东亚扎下根。**一个太「原教旨」的宗教，反而进不了别人的家门。

顺便一提，还有第三条路：佛教传入西藏、蒙古，吸收了当地的密法，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又称金刚乘，达赖喇嘛就属于这一支）。它常被归在大乘的大类下，但自成一格。

最大的反讽：佛在老家消失了

最后说一件最反直觉的事。佛教传遍了整个东方，却在它的出生地印度几乎**灭绝**了。

原因有两条：一是印度教慢慢把佛教的东西吸收了回去，甚至把佛陀供成了自己众神里的一位，佛教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二是中世纪穆斯林入侵印度，摧毁了那烂陀等佛教大寺院，断了它的根。于是出现了这幅奇景：**佛教的信徒遍布亚洲，唯独在印度本土所剩无几。**

这又回到了那条规律：能走出去的，是不认血统、肯变通的普世型宗教；守在家里甚至反客为主的，是和土地社会绑死的族群型宗教。佛教赢在能传，也正因为太能传、太肯变，它在老家被那个更「接地气」的印度教吃掉了。

这一章记住什么

佛教因为不看出身、人人可入，是能往外传的普世型宗教，所以它走出了印度教走不出的门。它分两条路：向南的上座部（东南亚）保守、严格、靠自己；向北的大乘（东亚）灵活、亲民、靠菩萨摆渡，还能融合当地文化——另有藏传佛教自成一支。也正因为太能融合，它在故乡印度反被印度教吸收而几近消失。

大乘传进中国后，并没有像在别处那样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因为它撞上了一个特别的世界，那里没有任何神能凌驾于皇帝之上。那就是下一章的主角：把神管起来的中华世界。

第九章 · 把神管起来的文明

到现在为止，每个世界都有一个压在心口的大问题：「谁说了算」——教皇还是皇帝？牧首还是沙皇？哈里发凭能力还是凭血统？这个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在那些世界里，宗教是一股能和政权掰手腕的独立力量。

但有一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在那里，答案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皇帝说了算，神也得听皇帝的**。这就是中华世界——一个把神管起来的文明。

中国人到底信什么？

先回答一个外国人常犯懵的问题：中国人信什么教？答案是——不好说，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用西方框架问的。

在基督教、伊斯兰那里，信仰是「排他」的：你是基督徒，就不能同时是穆斯林；入一个教，就得退出别的。可中国人不这么玩。历史上中国并行着三教——**儒、释、道**（儒家、佛教、道教）——一个普通人可以同时沾着三样：家里讲儒家的孝道，生病求道士的符水，丧事又请和尚念经，再加上拜灶王爷、拜祖宗的各种民间信仰。

大白话

打个比方：西方的宗教像手机操作系统，你要么装苹果、要么装安卓，不能俩系统同时跑。中国的信仰更像一个工具箱——求子、求财、求平安、求超度，哪个灵用哪个，没人觉得「同时用三家」有什么矛盾。信仰在这里不是一个你必须效忠的「身份」，而是一套按需取用的服务。

儒家：一套治理术，不是一个教

三教里打底的是儒家，而儒家（孔子创立的一套关于伦理、秩序和治国的学说）严格说根本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宗教」。它不太关心有没有神、死后去哪、灵魂怎样得救——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活人的事还没弄明白，先别操心死后。

儒家关心的是**人间的秩序**：君臣、父子、夫妻各守本分，靠孝道、礼仪、等级把社会安排得井井有条。说白了，它是一套**治理国家、安排社会的操作手册**，核心是「怎么把这个世界管

好」，而不是「怎么通往另一个世界」。

这就定了调：中华世界的精神主心骨，从一开始就是入世的、务实的、围着「治理」转的，而不是围着「彼岸」转的。

关键：皇帝自己就是最高祭司

现在讲这个世界最独特的地方。

在欧洲，国王和教皇是两个人、两套班子：国王管世俗，教皇管信仰，两边长期较劲，教皇甚至能开除国王的教籍。在中国，没有这回事——**皇帝一个人把两个角色全占了。**

皇帝叫天子（上天的儿子），他的权力来自天命（上天授予有德之人统治天下的资格）。注意：这个「天」不是一个有教会、有神职人员替它代言的人格神，它更像一种抽象的最高秩序。而替天在人间主持最高祭祀的，正是皇帝本人——每年祭天的是他，沟通天地的是他。**他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宗教上的最高祭司。**神权和政权，在他身上合二为一，而且政权永远在上。

大白话

这就是为什么中华世界从没出现过「谁说了算」的拉锯：根本没有第二个能和皇帝叫板的权威。没有教皇，没有牧首，没有哈里发，没有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能号令天下信徒的「教会」。神是为秩序服务的，而秩序的主人是皇帝。

「天命」这套逻辑还很精巧：皇帝有德，天就授命于他；皇帝无道，天就降下灾异、让他失掉天下，改朝换代。它给了统治者合法性，也给了造反者理由，但自始至终，它是一套**为治理服务**的政治神学，不需要任何教会来管理。

神敢做大，就收拾它

那要是某个宗教真的坐大了呢？历史给过答案：收拾它。

佛教传入后一度极其兴盛，寺院占了大量田产、还不用交税，和尚越来越多。朝廷一看这威胁到了财政和人力，就动手了。最有名的一次是公元 845 年，唐朝皇帝下令大规模拆毁寺庙、没收寺产、强迫几十万僧尼还俗（史称「会昌灭佛」）。类似的事发生过不止一回。

信号很清楚：**在中华世界，任何宗教都只能在政权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一旦大到可能挑战朝廷，立刻被敲打。**神可以拜，但不能坐大；庙可以修，但得听话。这和欧洲教会能拥兵、拥地、和国王分庭抗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靠读书人治国，不靠神职人员

还有一个制度把这一切焊死了：科举（通过考儒家经典选拔官员的制度）。

在欧洲，识字、管理、道德权威很长时间握在神职人员（教士）手里。在中国，这些都握在**读书人**手里——通过考试选出来的文官，考的是儒家经典，当的是朝廷的官。治理国家的精英是一批世俗的读书人，不是一批神父。知识和权力都从一套世俗官僚体系里流出来，绕开了「教会」这个环节。

这一整套东西——世俗的治理哲学、皇帝兼任最高祭司、把宗教管起来、靠读书人而非神职人员治国——不只中国有。古代朝鲜、日本、越南都借用了这套儒家治国术，连带用上了汉字。所以才有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世界」或叫汉字文化圈。

这一章记住什么

中华世界是七个世界里唯一一个「政权压着神权」的世界：信仰不排他、三教并用，像工具箱而非身份证；打底的儒家是治理术而非宗教；皇帝身兼天子与最高祭司，没有独立教会能和他叫板；宗教一旦坐大就被收拾；治国靠考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不靠神职人员。

所以今天的中国看上去格外「世俗」，这不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新鲜事——它是一个两千年的老传统。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第十四章把四个世界的政教关系摆在一起比较：西方分权、东正教合一、伊斯兰难分、中华从属。

讲完这个最世俗的世界，下一章我们去看一个正相反的、宗教强到足以撑起整个民族身份的世界——它没有国土，却两千年没散。那就是犹太世界。

第十章 · 没有土地的世界

前面九个世界，都能在地图上涂一大块颜色。只有这一个不行——因为它没有一块连成片的地盘。它的人散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却在近两千年里始终没有被周围的人同化掉、融化掉。这是人类史上一个近乎奇迹的存在：犹太世界。

这一章要解的谜非常明确：**一个没有国土、散居各地的民族，靠什么维系了两千年而不散？**

先认个辈分：它是基督教和伊斯兰的「爹」

别看犹太人少（全球也就约一千五百万，比很多城市人口还少），这个宗教的辈分极高。犹太教（相信唯一的神、以《希伯来圣经》为根本的宗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之一——相信天地间只有一位神。

更关键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都是从它长出来的**。耶稣本人是犹太人；基督徒的《旧约》，就是犹太人的圣经；伊斯兰也尊亚伯拉罕、摩西为先知。这三个宗教因此合称亚伯拉罕诸教（都把亚伯拉罕认作共同祖先的三个一神教）。可以说，今天地球上大半人口信的那位独一真神，源头就在这个小小的民族这里。

和印度教一样：生而为教

犹太教和第七章的印度教是同一类——**族群型宗教**。你通常是「生」成犹太人的（传统上按母亲的血统算），而不是被劝来入教的。它不派传教士，不满世界拉人。

这就注定了它永远是少数：它不像基督教、伊斯兰那样靠拉新人滚雪球，人数始终有限。但也正是这种「血脉+信仰」的紧密捆绑，让它格外抱团、格外难被稀释。

两次被赶出家门

犹太人本来是有国土的——古代在今天以色列这片地方有自己的王国，核心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但历史给了他们两记重击：

- **公元前 586 年**，巴比伦人攻陷耶路撒冷，毁了第一圣殿，把犹太人掳走——第一次大流亡。

- **公元 70 年**，罗马人镇压犹太人起义，烧毁了重建的第二圣殿。之后罗马又把他们大批驱散出故土。从此，犹太人进入了长达近两千年、散居世界各地的岁月，这段历史就叫大流散（犹太人离开故土、散居全球各地的状态）。

到这里，谜题就尖锐起来了：圣殿没了，国土没了，人被打散到埃及、欧洲、中东、后来一直到美洲。按常理，这样的民族过几百年就该被当地同化、彻底消失了，就像历史上无数消失的民族一样。可犹太人没有。为什么？

谜底：用一本书，代替一块地

答案是本书最漂亮的一个观念——**当土地保不住时，他们把「祖国」搬进了一本书里。**

圣殿被毁后，犹太教完成了一次关键转身：信仰的中心，从一座固定的圣殿，转移到了随身可带的经典和律法上。他们有托拉（犹太教最核心的律法经典，即摩西五经）和后来卷帙浩繁的律法解释（塔木德）。有位诗人说得精妙：这本书，是犹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祖国」。

大白话

体会一下这个设计的高明：地盘会被占领，圣殿会被烧毁，但一本书、一套律法、一门语言，是抢不走、烧不绝的。无论流落到哪个国家，只要带着托拉、守着同一套律法、说着希伯来语做祷告、每周过同一个安息日、吃同样讲究的洁食——这个民族就随时随地重建了一个「微缩的犹太世界」。**祖国不在地图上，在每一户人家的书架上和餐桌上。**

这套「随身携带的完整生活方式」——共同的律法、饮食禁忌、安息日、会堂、从出生到死亡的全套仪式——像一层壳，把犹太人和周围的社会隔开，又把彼此紧紧黏在一起。隔开，所以不被同化；黏合，所以散而不散。

被挤到钱的行当里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长期是「哪儿都住、哪儿都不属于」的少数。许多地方禁止他们拥有土地、禁止他们从事大多数行当，于是把他们挤进了少数几个缝隙——经商、放贷、金融、手工业。

这里有个和下一话题（第十三章）直接相关的巧合：中世纪基督教禁止教徒放贷收利息（认为收利息是罪），可社会又需要借贷。犹太人不受这条基督教戒律约束，就填补了这个空

位，成了放贷人。**这让他们在经济上不可或缺，却也让他们成了最方便的替罪羊**——一旦社会出事，欠债的人最容易把矛头指向放债的异族。两千年里，驱逐、屠杀反复上演（英国 1290 年、西班牙 1492 年都曾把犹太人整体赶走），最终酿成 20 世纪纳粹那场杀害约六百万犹太人的浩劫。

把地盘找回来：1948

正是这种「永远是客、永远不安全」的处境，催生了一个念头：犹太人应该回到故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个运动叫锡安主义（主张犹太人回归故土、复国的政治运动）。1948 年，以色列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建国——这个「没有土地的世界」，终于又有了一块土地。

但要注意：即便有了以色列，今天大多数犹太人仍然住在以色列之外（美国是另一个最大的中心）。所以犹太世界至今仍是「一小块土地 + 遍布全球的散居」这种独一无二的形态。两千年用书本维系的传统，并没有因为建了国就消失。

这一章记住什么

犹太世界是七个世界里唯一一个「没有连片国土」的世界。它是最古老的一神教、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共同源头；和印度教一样是「生而为教」的族群型宗教，所以始终是少数。公元前 586 年和公元 70 年两次圣殿被毁、被逐出故土后，它靠把「祖国」装进一本书——托拉和律法——用一整套随身携带的生活方式，散居全球两千年而不被同化。被挤进放贷行当让它既不可或缺又成了替罪羊，屠杀不断，终于催生了 1948 年的以色列。

到这里，七个世界全部登场了。但有三个世界——美洲、非洲、东南亚的一大片——它们今天的信仰，并不是自己长出来的，而是别人用船运来的。下一章，我们就看那场重画了半个地球的大行动：殖民与传教。

第十一章 · 十字架跟着船走

看今天的世界宗教地图，有一大片会让人困惑：南美洲为什么清一色信天主教？菲律宾孤零零地在亚洲信天主教，又是为什么？非洲为什么从中间劈成北边伊斯兰、南边基督教？

这些地方的信仰，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别人用船运来的。15 世纪往后，欧洲人的远洋船队出海，船上除了大炮和商人，还有传教士。**十字架跟着船走**——哪国的船先到，就给那片土地刷上哪国的宗教。这一章讲的，就是这场重画了半个地球的大行动。

一条教皇画的线，决定了南美洲的语言和信仰

先看南美洲。它今天几乎全是天主教，而且大部分说西班牙语，唯独巴西说葡萄牙语。这背后是一条匪夷所思的线。

1492 年哥伦布到美洲后，当时最强的两个天主教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想独吞新大陆。怎么分？1494 年，在教皇的撮合下，两国签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地图上画一条竖线，把还没探明的新世界一分两半的条约）：线以西归西班牙，线以东归葡萄牙。

结果，这条线正好从南美洲东部穿过：巴西那一块落在葡萄牙这边，其余大部分落在西班牙这边。**于是巴西说葡萄牙语，其他南美国家说西班牙语——而因为西葡两国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国家，整个拉美就被刷成了天主教。**

大白话

停下来想想这件事有多荒诞：五百年后，几亿南美洲人说什么语言、信什么教、过什么节，源头竟是五百年前欧洲两个国王和一个教皇，在一张还没画全的地图上随手划的一道竖线。宗教边界的「随意」和「持久」，这是最刺眼的一个例子。

同一个美洲，为什么北边是新教？

南美是天主教，北美（美国、加拿大）却以新教为主。同一块大陆，怎么又分了？

因为来的人不一样。南边是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天主教**国家先到、来征服和传教；北边晚一两百年，来的主要是英国、荷兰这些**新教**国家的移民——其中很多正是在欧洲受不了宗教压迫、跑来新大陆寻一块能按自己方式信教的土地的清教徒（1620 年「五月花号」那批人就是）。

所以你看明白了：**欧洲那条南天主教、北新教的线（第四章），被原封不动地投影到了美洲——伊比利亚人带来的南美是天主教，英国人带来的北美是新教。**美洲的宗教版图，本质是欧洲宗教版图的一张复印件。

菲律宾：两场扩张的赛跑

菲律宾是个绝佳的案例，因为它卡在两股宗教浪潮的交界点上。

第六章说过，伊斯兰靠商人沿海路一路向东，正从南边的印尼、马来西亚往北渗透，已经到了菲律宾南部。可就在这时，西班牙人来了——16 世纪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菲律宾」这个名字就是拿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命名的），把北部大岛迅速变成了天主教。

这就成了一场赛跑：**西班牙的天主教从北边下来，伊斯兰从南边上去，在菲律宾中部撞上了。**结果北部（马尼拉一带）信了天主教，使菲律宾成为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而早一步伊斯兰化的南部（棉兰老岛），至今仍是穆斯林地区——这条五百年前赛跑定下的线，正是菲律宾南部长期动荡、冲突不断的根子。

非洲：被两头夹着上色

非洲这张图，是被南北两股力量夹着刷出来的。

- **北半边：伊斯兰，来得早。**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商人很早就穿过撒哈拉沙漠，把伊斯兰带到了北非和紧挨沙漠南缘的一带（萨赫勒地区）。
- **南半边：基督教，来得晚。**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主要是 19 世纪欧洲殖民者和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而且还是上面那条老规律：英国殖民地偏新教，法国、比利时、葡萄牙殖民地偏天主教。

两头一夹，中间就留下一条横贯非洲的宗教断层线。最典型的是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南部基督徒**，这个非洲第一人口大国至今被这条线撕扯，宗教冲突不断。苏丹当年分裂成南

北两国，底层也有这条线的影子。非洲很多看似「部族冲突」的乱局，其实压在这条殖民时代刷出来的宗教线上。

当然也有例外，而例外最能说明规律。埃塞俄比亚早在公元 4 世纪就自己信了基督教（属东正教一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它的信仰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殖民者刷的，所以它在非洲的基督教版图里显得格外「老资格」。

一条总规律：谁殖民你，就给你什么教

把这些例子串起来，是一条干净利落的规律：

近五百年里，一块土地信什么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哪个欧洲强国先占了它。天主教强国（西、葡、法）带来天主教，新教强国（英、荷）带来新教，没被欧洲人碰到、或更早被阿拉伯人碰到的，就是别的教。

这也顺手解释了第五章的字母问题：殖民者不光带来宗教，还带来文字。南美洲、非洲大片土地今天用拉丁字母，正是因为给它们带来基督教的，是用拉丁字母的欧洲人。宗教、语言、字母，是同一批船一起运来的。

这一章记住什么

美洲、非洲、菲律宾今天的信仰，大多不是本地长出来的，是 15 世纪以后欧洲人用船运来的：天主教的西葡法刷出了天主教区（拉美、菲律宾北部、法属非洲），新教的英荷刷出了新教区（北美、英属非洲）。1494 年教皇撮合的一条线定了巴西说葡语、其余拉美说西语且全信天主教；菲律宾是天主教北下与伊斯兰北上的赛跑；非洲被北边的伊斯兰和南边殖民基督教夹成一条断层线（尼日利亚是活样本）。谁殖民你，就给你什么教、什么字母。

到这里，七个世界是怎么划出来的，讲完了。接下来三章，我们从「线在哪」转向「线有什么用」——宗教是怎么钻进你的历法、法律、钱包和家庭的。先从最不易察觉的那只手开始。

第十二章 · 看不见的手

前面十一章都在讲边界——线画在哪、怎么画的。接下来三章换个问题：这些线**有什么用**？宗教的影响，远不止「你信不信神」这么表面。它早就钻进了你生活里那些你从不觉得和宗教有关的角落——你哪天休息、新年哪天过、法律从哪来、能不能娶表妹、住大家族还是小家庭。

这一章，我们就去抓这只「看不见的手」。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哪怕一个社会已经完全不信教了，这只手还在替它排日历、定规矩。

历法：你哪天休息，是一千年前某个宗教定的

先问个最日常的问题：为什么全世界大部分人星期六、星期天休息？

因为基督教。七天一周、第七天休息，源自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安息日」——上帝造物六天、第七天歇息。基督徒把礼拜日（星期天）定为主日，这套「做六休一」的节奏，后来随着西方影响铺向全球。你这个周末能睡懒觉，是一条宗教戒律的遥远回声。

再看年份。我们现在说 2026 年，这个「元年」是怎么来的？它是基督教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算的（所以才有公元前、公元后）。而现在通行全球的这套**公历**（又叫格里历，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日历），是 1582 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改革旧历颁布的。**全世界今天用的日历，本身就是教皇的产品。**

但不是每个世界都用同一套历法，而不同的历法，恰好又标出了宗教的边界：

- **东正教**一直沿用更老的「儒略历」做宗教节日。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圣诞节不在 12 月 25 日，而在**1 月 7 日**——同一个圣诞，两套历法，差了十三天。（顺便，俄国十月革命其实发生在公历十一月，也是因为当时俄国还在用老历。）
- **伊斯兰**用纯粹的阴历（只看月亮），一年约 354 天，比太阳年短 11 天。所以斋月和各种节日每年都在往前挪，会在不同季节游走。它的元年是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迁往麦地那那一年。穆斯林的聚礼日是星期五。
- **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用的是阴阳合历。中国的农历也是阴阳合历，定着春节、清明。

大白话

所以「今天几号、星期几、哪天过年、哪天休息」这些看似最中立的事，其实没有一个是中立的——每一个都是某个宗教留下的时间刻度。你活在哪套日历里，就活在哪个宗教的时间观里，哪怕你根本不信它。

法律：规矩是神定的，还是人定的？

第二只手，伸进了法律。一个社会的法律，最终极的问题是：**它从哪来？谁有权改它？**不同的宗教世界，给出了根本不同的答案。

一种答案是：**法律是神直接给的**。伊斯兰的沙里亚（源自《古兰经》和先知言行的伊斯兰法）就是典型——它被看作真主的旨意，管的不只是拜神，还包括吃什么、怎么继承财产、怎么判案，几乎覆盖生活全部。既然是神定的，人就只能解释、不能废除。犹太教的宗教律法也是类似的逻辑。

另一种答案是：**法律是人定的，人就能改**。这是今天西方法律的底色——法律由议会制定、由选票修改，神不直接插手。但要公平地说，西方法律也有深厚的宗教根子：中世纪的教会法（管教会内部事务的一整套法律）塑造了欧洲的法律传统，「天赋人权」「自然法」这些观念也带着基督教神学的印记。只是西方后来走出了关键一步——**把法律和宗教分了家**：法律归人间，信仰归个人。

大白话

这一步分家，是后面许多差别的总开关。法律如果是人定的，社会就能靠投票不断改规矩、适应新情况；法律如果是神定的，想改就难了——因为改法律等于改神意。这正是为什么西方能政教分离，而古典的伊斯兰世界政教难分。这个线头，第十四章会专门接上。

家庭：能不能娶表妹，是宗教替你决定的

第三只手，伸进了最私密的地方——你的家庭长什么样。

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欧洲人之所以以「小家庭」为主，可能和天主教会一千多年前的一纸禁令有关**。中世纪的天主教会陆续禁止了近亲通婚（包括表亲之间）、一夫多妻、纳妾、

收养等做法。有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解释认为：这套禁令，等于一点点拆散了欧洲原有的大家族、大宗族——因为宗族要延续，最好的办法就是族内通婚、把财产和血脉锁在家族内部，而教会偏偏把这条路堵死了。宗族散开，剩下的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家庭。

对照一下别的世界，差别就出来了：

- **伊斯兰世界**允许一夫多妻（最多四位妻子），一些地区还鼓励表亲通婚——这让大家族、大宗族的纽带更牢固。
- **中华世界**在儒家影响下，是父系的大家庭、重孝道、拜祖宗，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 **印度教世界**是联合大家庭，而且必须在同一种姓内部通婚。

你看：住大家族还是小家庭、能不能娶表亲、能娶几个——这些你以为是「风俗」「文化」的东西，往上追，都是某个宗教几百上千年前写下的规矩。**它早就从你的记忆里退场了，却还在安排你的婚床和饭桌。**

而「大宗族 vs 小家庭」这个差别还藏着一个大后果：一个由独立小家庭、陌生人之间靠契约和信任打交道的社会，和一个凡事靠血亲宗族抱团的社会，走向现代经济的难易，是不一样的。这个伏笔，下一章揭晓。

这一章记住什么

宗教这只看不见的手，早就钻进了三个你以为与它无关的地方：**历法**（你周末休息、用公历、算公元，都是基督教留的刻度；东正教用老历所以圣诞在 1 月 7 日，伊斯兰用阴历所以斋月游走）、**法律来源**（神定的沙里亚只能解释不能改，人定的西方法律能靠投票修改——这一步分家是政教能否分离的总开关）、**家庭结构**（天主教禁近亲通婚可能拆散了欧洲宗族、催生小家庭，而伊斯兰、中华、印度教各自维系着大家族）。

这三样合起来，就把一个社会的底层操作系统给定了。而操作系统不同，跑出来的「经济」也不同。下一章，我们盯住其中最要命的一项——钱，看一个关于利息的古老戒律，如何最终决定了谁先富起来。

第十三章 · 钱的神学

上一章结尾埋了个伏笔：一个社会的底层「操作系统」不同，跑出来的经济也不同。这一章就来验证它——用一个你天天打交道、却很少想过它和宗教有关的东西：**钱**，尤其是利息。

我们要回答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最早是在**新教**地区爆发的？这里面有一条从「一句古老戒律」通向「谁先富起来」的隐线。

一条让钱生不了钱的戒律

先看一个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在中世纪，**借钱收利息是一桩罪**。

基督教依据《圣经》的一些段落，再加上古希腊「钱本身不该生钱」的观念，长期把放贷取息（借钱给人、到期多收回一笔利息）视为罪行，叫它「高利贷」，而且是广义的——只要收利息，不管多低，原则上都不行。这就卡住了一个要命的环节：**没有利息，就没人愿意把钱借出去；没有借贷，经济这台机器就缺了润滑油**。

历史在这里拐了两个有意思的弯：

- **第一个弯：犹太人补位**。第十章说过，犹太教的戒律允许向「外族人」放贷。于是基督徒不能干的这桩「脏活」，就落到了犹太人头上——他们成了欧洲的放贷人，既不可或缺，又被当成替罪羊。宗教戒律的一个缝，塑造了一个民族几百年的命运。
- **第二个弯：伊斯兰至今禁息**。伊斯兰同样严禁利息（叫 riba，指任何形式的利息）。妙的是，这条古老戒律催生了一个现代产业——伊斯兰金融（一套不收利息、却照样能融资的金融体系）：银行不收你利息，而是改用「共同分享利润」「先买下再加价卖给你」「租赁」等结构，绕开「利息」这个词，办成同样的事。今天这是个管着数万亿美元资产的庞大行业。一条一千四百年前的戒律，直接长出了一种今天的银行。

松绑：新教先把钱放了出来

关键的转折是：对利息的禁令，在欧洲是**逐步松绑**的，而**新教地区松得最早、最彻底**。宗教改革的另一位领袖加尔文就明确说过：适度收点利息，只要不盘剥穷人，没什么不可以。

这一松，等于给资本松了绑。借贷、银行、信贷、股份公司……现代金融的这套工具，在新教的荷兰、英国最先蓬勃发展起来。阿姆斯特丹、伦敦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不是偶然。**当一个社会不再把「钱生钱」当成罪，资本才能流动、积累、投进工厂。**

韦伯的大胆猜想：新教精神催生了资本主义

光是松绑利息还不够解释那股劲头。一百多年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大胆猜想，写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的逻辑大致是这样：

- **一个让人焦虑的教义。**加尔文派相信「预定论」——谁能得救，上帝早就定好了，你再做善功也改不了。这让信徒极度焦虑：我到底是不是被选中得救的那拨人？
- **于是去工作里找答案。**怎么缓解这种焦虑？人们慢慢形成一种想法：如果我在世俗事业上勤奋、成功、井井有条，这或许就是「我是上帝选民」的迹象。于是**拼命工作，成了一种宗教性的自我证明。**
- **挣得多，还不准花。**新教又崇尚节俭、反对奢靡。于是出现一个奇妙组合：**拼命挣钱 + 不舍得花 = 钱只能再投回生意里。**而「利润不断再投资」，正是资本主义滚雪球的核心引擎。
- **人人要读圣经。**新教主张每个信徒自己读经（第四章），这逼着整个社会识字率上升——而识字的人口，是工业化最需要的「人力资本」。

大白话

用一句话概括韦伯的猜想：天主教徒工作是为了生活，新教徒（加尔文派）工作像是为了救赎。当「努力工作、节俭、再投资」从一种性格变成一种近乎神圣的义务，一个社会积累资本的速度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他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地图似乎也在替韦伯作证：最早工业化的，确实是一串新教地区——英国、荷兰、苏格兰、德国北部，然后是美国。南欧天主教地区慢了一拍，东正教和伊斯兰世界更晚。

但别急着全信：韦伯的几个大窟窿

这个故事太漂亮，漂亮到容易让人照单全收。一个诚实的讲法，必须把它的问题也摆出来——否则就成了「正确的废话」。

- **反例不少。**比利时、德国的莱茵兰、意大利北部都是天主教地区，一样很早就工业化、很富。可见新教并非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 **相关不等于因果。**新教地区先富，不一定是「新教精神」这个心理机制起的作用。有经济学家（如贝克尔和沃斯曼）用数据指出：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是新教带来的**识字率**——因为要自己读圣经，新教区学校多、识字率高，而教育本身就能解释经济的领先，不需要那套「预定论焦虑」的心理故事。
- **别的解释也在排队。**谁先工业化，还和煤矿在哪、离大西洋贸易近不近、国家是否四分五裂（竞争催生创新）、以及上一章说的「小家庭、陌生人社会」等因素都有关。宗教只是其中一条线，不是唯一那条。

大白话

所以稳妥的结论不是「新教导致了资本主义」，而是更克制的一句：**宗教确实塑造了一个社会对工作、储蓄、借贷、读书的根本态度，而这些态度和「谁先富起来」高度相关。**至于具体是哪条线在起作用、各占几分，学界到今天还在吵。诚实地说「关系很深但机制未定」，比武断地说「就是新教的功劳」更接近真相。

为什么这对画地图仍然重要

就算韦伯的具体机制有争议，有一个大图景是站得住的：把「**宗教世界地图**」和「**人均收入地图**」**叠在一起，两张图的轮廓是押韵的。**新教的西北欧和北美最富、最早工业化；天主教的南欧、拉美居中；东正教、伊斯兰、以及长期被宗教束缚资本的地区，现代化起步更晚。

钱对利息的态度、对工作的态度、对读书的态度——这些看不见的「经济性格」，是宗教几百年前写进一个社会的。它不像字母、日历那样一眼可见，却可能是宗教留下的所有刻痕里，对今天影响最深的一道。

这一章记住什么

中世纪基督教禁利息，把放贷推给了犹太人，也拖慢了自己的金融；伊斯兰至今禁息，反而催生了专门绕开利息的「伊斯兰金融」。新教地区最早给利息松绑、最早发展出现代金融。韦伯进一步猜想：加尔文派「拼命工作证明自己得救 + 节俭 + 再投资 + 人人读经识字」的精神，催生了资本主义——这解释了为什么新教地区先工业化。但这个猜想有明显反例和更

简洁的替代解释（如识字率），稳妥的说法是：**宗教深深塑造了一个社会的经济性格，宗教地图和财富地图高度押韵，但具体机制仍有争议。**

讲完了钱，还剩最后一只手，也是最关系到战争与权力的一只：**谁统治谁**——政权和神权的关系。下一章，我们把四个世界的答案摆在一起比。

第十四章 · 谁统治谁

整本书有一个问题反复冒头：**谁说了算**——教皇还是国王？牧首还是沙皇？哈里发凭能力还是凭血统？皇帝管不管得了庙？这不是巧合。一个社会怎么安排「神权」和「政权」的关系，是它最深的那条底层代码，几乎决定了它会长成什么样的政治。

这一章，我们把四个世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摆在一张桌上比较。你会看到，今天世界政治地图上那些最大的差别——为什么西方是立宪民主，东正教区容易出强人，伊斯兰世界政教难分，中国是强势的世俗国家——根子都在这里。

答案一·西方：两个权力互相较劲（分离）

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特点是：**从来有两个权力，谁也吃不掉谁**。一边是管灵魂的教皇，一边是管刀剑的国王/皇帝。两边长期并立、互相较劲。

有个画面感极强的故事：11 世纪，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为「谁有权任命主教」翻脸，教皇把皇帝开除了教籍。皇帝扛不住，大冬天跑到教皇所在的卡诺萨城堡外，**光着脚在雪地里站了三天**请求宽恕（史称「卡诺萨之辱」）。你体会一下：一个皇帝，能被一个教皇逼到雪地里罚站——这意味着神权真的能制约政权。

大白话

这件事的深远后果是：既然有两个权力互相顶着，中间就留出了一道**缝**。没有任何一方能说「我即一切」。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权力是有限的、要受另一种力量制约」，这颗种子后来长成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现代的政教分离——信仰是你个人的事，国家不插手，国家的事也不由教会定。美国宪法第一条、法国的世俗原则，源头都在这「两权相争」的老传统里。**西方的自由，某种意义上是教皇和皇帝吵出来的。**

答案二·东正教：皇帝压着教会（合一偏向强人）

东正教世界走了相反的路。还记得第三章吗——东正教是「一国一教会」，没有一个像罗马教皇那样独立于各国之上的权威。结果是：**教会很自然地落到了本国君主的手里。**

在拜占庭，皇帝实际上凌驾于教会之上，牧首要听皇帝的——这种「世俗君主同时是教会的头」的格局，有个专门的词叫凯撒教皇主义（皇帝一手抓政权、一手抓教权）。这套传到了俄罗斯：彼得大帝干脆在 1721 年废掉了独立的牧首职位，把教会改成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

这里要小心，别讲成铁律：它是一种**倾向**，不是必然（希腊就是东正教国家里的民主国）。但这个倾向很清楚——当教会不能制约君主、反而成了君主的工具，社会就缺了西方那道「缝」，权力更容易集中到一个强人手里，再由教会出来替他背书。今天的俄罗斯是最鲜活的例子：俄罗斯正教会和克里姆林宫高度绑定，牧首公开为国家政策乃至战争祝圣。**没有独立教会的制约，是东正教区更容易出现大权独揽强人的一个深层原因。**

答案三·伊斯兰：从第一天起就不分（合一）

伊斯兰世界的答案最彻底：**政和教，从一开始就没分过，也没打算分。**要理解这一点，得比较两个宗教的「出身」。

- **基督教的头三百年，是个被迫害的弱势小教派。**它手里没有刀、没有国家，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世上」「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于是「属灵的」和「属世的」从一开始就是两码事——这颗「分」的种子，是被弱势逼出来的。
- **伊斯兰从第一天起就是个得胜的政治共同体。**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既是先知，又是立法者、法官、军队统帅、国家元首——信仰和治理在他一个人身上完全合一。后来的哈里发，也同时是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

大白话

这个出身差别是决定性的。基督教是「先有信仰、后来才掌权」，所以心里始终留着「信仰和权力是两回事」的底子；伊斯兰是「信仰和政权同时诞生、本就一体」，所以它的经典里压根没有「把宗教和国家分开」这个概念。伊斯兰常被形容为 din wa dawla（阿拉伯语「宗教与国家」，指二者本是一体）——它不只是一套信仰，而是一整套连法律、政治都包含在内的完整制度。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世界「政教难分」。它的法律（沙里亚）本就是宗教法，没有一个天然独立的「世俗领域」。所以这片土地上的世俗化，往往要么是自上而下强行推的（像凯末尔的土耳其，靠强人硬掰），要么就走向另一极端——干脆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1979 年

伊朗革命后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由宗教领袖直接掌最高权力，就是后者的典型。在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是默认状态，「政教分离」反而是需要费大力气去维持的例外。

答案四·中华：政权压着神权（从属）

第九章已经讲透：中华世界既不是西方的「两权相争」，也不是伊斯兰的「两权合一」，而是第三种——**政权从上面压着神权**。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祭司，没有任何独立教会能和他叫板；宗教一旦坐大就被收拾。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代中国是一个强势的世俗国家，宗教受国家管理。它的「世俗」不是西方那种「国家从信仰里退出来」的分离，而是两千年「国家始终在信仰之上」的从属。同一个词「世俗」，在西方和在中国，底层逻辑完全不同。

四个答案，四种政治

把四张答案并排放，一张政治地图就浮现出来了：

- **分离（西方）**：两权相争 → 留出制约权力的缝 → 法治、有限政府、立宪民主。
- **合一偏强人（东正教）**：教会归君主 → 缺少制约 → 倾向中央集权的强人政治。
- **合一（伊斯兰）**：政教本为一体 → 没有天然的世俗领域 → 政教难分，世俗化艰难。
- **从属（中华）**：政权压神权 → 强势世俗国家，宗教受管理。

当然，这些是**倾向和路径依赖**，不是宿命——具体国家会因历史、经济、外部冲击而偏离。但这四条底层代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同样走向「现代国家」，不同的宗教世界会长出如此不同的政治形态。那个贯穿全书的「谁说了算」，在这里给出了它最重的答案。

这一章记住什么

一个社会怎么安排神权与政权，是它最深的底层代码，有四种答案：西方「两权相争」（卡诺萨雪地那一幕），在缝里长出了法治与政教分离；东正教「皇帝压教会」（凯撒教皇主义，彼得大帝废牧首，今日俄罗斯正教会绑定克里姆林宫），缺制约而倾向强人；伊斯兰因穆罕默德在麦地那身兼先知与元首，从第一天起政教一体（din wa dawla），故政教难分、世俗

化艰难；中华则是政权压神权的从属模式。基督教「先弱势后掌权」与伊斯兰「信仰政权同生」的出身差别，是西方能分、伊斯兰难分的根源。

七个世界的来历、看不见的手、以及政治的底层代码，都讲完了。只剩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全书从第一页就答应要回答的那个：到了 2026 年，这些古老的线，真的还在起作用吗？

第十五章 · 2026：古老的线还在吗

我们从第一页就答应要回答一个问题。现在，走完了七个世界、五道刻痕、三只看不见的手，是时候正面回答它了：

到了 2026 年——教堂越来越空、人人低头刷手机、很多人连自己祖上信什么都说不清的世俗时代——这些一千年前画下的宗教边界，是不是还在悄悄决定着今天的战争、联盟、移民和增长？

答案是：**在，但它换了身衣服**。它脱下了「宗教」的袍子，穿上了「文化」「文明」「认同」「价值观」的外套，继续在地图上起作用。很多人嘴上早已不信，身上却还装着一套一千年前写好的操作系统。

一个著名的、也被吵翻了的猜想

这个思路，最有名的版本来自政治学家亨廷顿。冷战刚结束时，他提出了「文明的冲突」（预言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不再沿国家或意识形态，而是沿几大「文明」——基本就是几大宗教世界——的断层线展开）。他画的那几大文明，和本书的七个世界高度重合。

这个猜想很有洞察力，但必须带着怀疑用——它有明显的毛病：它太像宿命论，仿佛文明注定要打架；而且它低估了一个大事实——**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很多发生在同一个文明内部**：两次世界大战是基督教西方的内战，两伊战争是伊斯兰内部逊尼打什叶。所以别把它当成预言书。我们在这里只借它当一副**眼镜**：戴上它去看今天的新闻，看那条古老的线是不是还隐约可见。看完你自己判断。

战争：战线常常压在老线上

戴上这副眼镜看 2026 年的几处火药桶，会发现战线惊人地贴着宗教的老边界：

- **俄乌战争**。表面是领土和地缘政治，但底下压着东正教世界的内部裂缝。乌克兰东正教会在 2019 年获得了脱离莫斯科的独立地位，莫斯科牧首大为震怒；普京则反复把俄罗斯说成是「俄罗斯世界」和东正教文明的守护者。更深一层，乌克兰自身就跨在一条老缝上：**西部历**

史上属波兰-立陶宛、偏天主教、朝西看；东部偏东正教、朝俄看。这条文明的接缝，和战争的走向大致吻合。

- **中东。**沙特与伊朗的对抗、也门、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底层仍是那道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逊尼-什叶裂缝（第六章）。以色列与周边的冲突，则压着犹太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边界。
- **巴尔干与高加索。**波斯尼亚至今是天主教克罗地亚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波什尼亚克人三股撕扯的冻结伤口；亚美尼亚（基督教）和阿塞拜疆（伊斯兰）为纳卡地区的血战，也压在这条线上。
- **非洲与南亚。**尼日利亚和萨赫勒的基督教-伊斯兰断层带仍在流血；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是印度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顶在一起的地方。

联盟：欧洲的边界，就是拉丁基督教的边界

再看谁和谁抱团。最清楚的例子是欧盟。

欧盟一轮轮东扩，吸纳进来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波罗的海三国——几乎全是历史上的**天主教或新教**国家。而扩张明显卡壳的地方，大致就在**东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信伊斯兰的土耳其申请入欧等了几十年始终进不来；巴尔干那些东正教国家也一直在门口徘徊。

大白话

所以欧洲人争论了几十年的「欧洲到底在哪里结束」，翻译过来其实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拉丁基督教世界在哪里结束**。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线，也大致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正教世界的那条老分界。联盟不是随便结的，人们更容易和「同一个世界」的人站在一起。

移民：今天最紧张的边界，是在人群里

宗教的线也画在移民的流向上。信天主教的拉美人移民同样基督教的美国，文化落差较小；而当代最受瞩目的一条活跃边界，是大量穆斯林移民进入世俗化的欧洲——这把伊斯兰世界和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边界，从地图上搬进了欧洲城市的街区里。法国关于头巾和世俗原则的争论、各国的移民与融合难题，本质上是第十四章那两种政教观（「政教分离」对「政教一体」）在同一片社区里的日常摩擦。**古老的边界没消失，它搬进了城市。**

增长：地图还在押韵，但多了一个大例外

第十三章说过，宗教地图和财富地图是押韵的：新教的西北欧、北美最早富起来。到 2026 年，这个押韵大体还在——但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例外，诚实地说必须讲：

东亚起飞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在 20 世纪后半叶创造了经济奇迹。它们既不是新教，也没走西方的路——支撑它们的，是中华-儒家世界那套**重教育、重勤勉、重家庭储蓄、尊重世俗权威**的文化底子。这说明韦伯那个「新教才能通向现代繁荣」的故事，至多只对了一半：**通向富裕不止一条路，儒家世俗伦理是另一条。**宗教（或其世俗化的文化遗产）确实深刻影响经济，但它不是只认新教那一把钥匙。

所以，诚实的结论是什么

别走极端。这本书不想让你变成一个「一切都是宗教决定的」的宿命论者——那和亨廷顿犯一样的错。真相更微妙：

- **宗教边界是一层持久的、常常看不见的底图。**它不单独决定任何事，但它和经济、民族主义、资源、大国博弈交织在一起，**影响**——而不是**决定**——战争、联盟、移民、增长的断层落在哪里。
- **同一文明内部照样打得你死我活。**所以别指望用宗教地图去预测一切，它只是众多图层中很深的一层。
- **但这一层异常顽固。**政权会垮、意识形态会过时、经济会起落，而字母、历法、法律传统、对钱和家庭的态度——这些一千年前写下的东西，改起来最慢。人可以一夜之间不信神，却要几代人才能换掉身上那套操作系统。

把笔交给你

回到最开始那个实验。现在，给你一张空白的世界地图和一支笔，你应该能做到这件事了：

画出七个世界，并讲清每一条边界背后的故事——罗马为什么东西分家，1054 和 1517 两次离婚，阿拉伯人一百年铺满半个世界，印度教为什么出不了门、佛教为什么传遍东方，中华世界怎么把神管起来，犹太人怎么用一本书代替一块地，殖民者的船怎么给美洲和非洲重新上色；你还能说清，这些线怎么钻进了字母、日历、法律、钱包和婚床，又怎么在 2026 年继续影响着战争与联盟。

这就是这本书想给你的东西：不是一堆宗教知识，而是一副能看穿新闻表层的眼镜。下次你读到一场战争、一次欧盟的争吵、一波移民潮，不妨多问一句——**这底下，是不是又是那条一千年前画下的、谁都没真正擦掉的线？**

多半，是的。

信仰的地图 · 王建硕